

## 第三轮修改说明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和编委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作者针对这些建议进行了逐一认真地思考与修改，对全文进行了从头到尾的调整与完善（主要修改内容已用绿色文字显示）。

具体修改内容说明如下：

### 审稿专家 1：

作者已根据两轮修改意见进行了详细地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我们所作修改的肯定！

### 审稿专家 2：

论文经过两轮意见的修改，有明显的改进和提升。但是论文仍存在一些细节问题，请作者检查全文。以下具体举几例。

意见 1：“1.1.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概念界定”的最后一句，“也就是说，当个人同时是几个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在某一维度上为外群体，但是另一维度上是内群体，那么他们对共同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即为共同内群体认同(丁川, 2019; 周天爽, 胡琴, 崔丽娟, 2018)。”首先，“个人同时是几个群体的成员”的表述不够严谨，建议改为“个体同时具有不同维度或层级的群体身份”。其次，这句话中的“内群体”已经等同于“共同内群体”，而不是“外群体”和“内群体”构建新的上位群体。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在仔细阅读后，发现本句的确存在表意不清、不够严谨，因此根据专家意见，将“个人同时是几个群体的成员”改为“个体同时具有不同维度或层级的群体身份”，并增加举例，以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具体修改如下：

也就是说，个体同时具有不同维度或层级的群体身份，他们在某一维度上为外群体（例如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但他们能够共同构成新的上位群体（中国人），那么他们对中国人这个共同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即为共同内群体认同(丁川, 2019; 周天爽, 胡琴, 崔丽娟, 2018)。

意见 2：“共同内群体认同如同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此句中“如同”一词多余。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正文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如同”一词，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效应具有双重性。”

意见 3：“3.1.2 群体地位”最后一句，“同时，低地位成员有时为了更好的生活可能会采取社会竞争，处于高地位的群体也可能会采取相应手段维护其优越性，两者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群际冲突。（王沛，刘峰，2007）。”首先，“低地位成员”与此段前半部分的“低地位群体成员”较容易混淆，建议改为“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和“低地位的群体成员”。其次，参考文献引用格式错误，在句号外。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根据专家意见，我们对“3.1.2 群体地位”一段进行了如下修改：

（1）将本段中“低地位成员”一词改为“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将“低地位群体成员”改为“低地位的群体成员”。

（2）对文献引用格式进行修改。修改如下：

群体地位是指所属该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的整体情况，具体而言，高地位的群体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等级，并且通常伴着声望、权力等（Dreze & Nunes, 2009）。而往往低地位的群体成员会对原始亚群体的认同更为强烈，对上位群体在一定程度上不接纳，进而导致对合并群体概念的满意度更低、群体认同度更低、群体凝聚力更低（Fischer et al., 2007）。内外群体的地位也有显著不同影响。当内群体是高地位群体时，内群体呼吁共同内群体会使成员对内群体评价显著高于外群体，认为这是群体增强和保护的一种措施；而当内群体地位低于外群体时，不存在群体间评价偏差（Gomez et al., 2008）。同时，低地位群体的成员有时为了更好的生活可能会采取社会竞争，处于高地位的群体也可能会采取相应手段维护其优越性，两者可能引发进一步的群际冲突（王沛，刘峰，2007）。

此外，我们对全文语句再次进行审读，对以下细节进行了修改：

（1）将前言第三行“当面对类似于种族和宗教的具有强烈社会身份意义的分类时”改为“当面对类似于种族和宗教等具有强烈社会身份意义的分类时”；

（2）将“1.1.2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第二段中“范畴化指两群体成员继续完全独立的身份”改为“范畴化指两群体成员继续保持完全独立的身份”；

（3）将“2.1.2 降低群际偏见”第五行“将群体间的互动想象为同一群体成

员”改为“将群体间的互动想象为与同一群体成员的互动”；

(4) 将“2.1.2 降低群际偏见”第六行“这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对移民群体接纳促进作用在父母和青少年身上均有明显体现 (Hooghe & Stiers, 2020)。”改为“这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对接纳移民群体的促进作用在父母和青少年身上均有明显体现 (Hooghe & Stiers, 2020)。”

(5) 将“2.2.2 增加群际敌意和偏见”第三行“两个子群体之间存在相互比较的维度导致了内群体的偏好与外群体的歧视”改为“两个子群体之间存在相互比较的维度，导致了对内群体的偏好与外群体的歧视”。

(6) 将“3 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的影响因素”第一句中“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改为“对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出现不同心理效应的相关因素进行探索”；

(7) 将“3.3 情境因素”第二句“Shnabel 等人 (2013) 以犹太人和巴基斯坦人为目标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引导特定情境，引出被试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会降低战争伤害性，增加宽恕感，而同为犯罪者的身份时结果相反”改为“Shnabel 等人 (2013) 以犹太人和巴基斯坦人为目标群体进行研究，发现引导特定情境，引出被试共同的受害者身份会降低战争伤害性，增加宽恕感，而共同内群体身份为犯罪者时结果相反”；

(8) 将“3.4 再分类方式”第二段中“但由于群体相应的文化价值对成员的重要性，以及放弃原有的群体认同无法满足个体的独特性和区分性需要的显示，会导致实现群体认同的难度增加 (Dovidio et al., 2009)，群际冲突可能再次出现在子群体间 (Gaertner & Dovidio, 2000)，甚至可能导致认同威胁 (Dovidio et al., 2008)。”改为“但由于群体文化价值对成员的重要性，放弃原有的群体认同无法满足个体的独特性和区分性需要，这导致了实现群体认同的难度增加 (Dovidio et al., 2009)。甚至群际冲突可能再次出现在子群体间 (Gaertner & Dovidio, 2000)，进而导致认同威胁 (Dovidio et al., 2008)。”

(9) 将“4 评价与展望”“其次”一段中“更精确地找出其不同在预测不同效应上的作用”改为“更精确地找出其在预测不同效应上的作用”。

意见 4：“4 评价与展望”第二段，“例如研究表明，群体成员感知到与他人

有更高相似性时更容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但群体过于相似时又会引发独特性的威胁；原本身处大规模群体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对新的共同内群体产生认同。”  
缺乏文献支撑。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查阅相关文献后，对本句参考文献进行了补充，具体如下：

例如研究表明，群体成员感知到与他人有更高相似性时更容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Brown, 1984），但群体过于相似时又会引发独特性的威胁（黄殷，寇或, 2013）；原本身处大规模群体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对新的共同内群体产生认同（Dovidio et al., 2016）。

意见 5：正文中，中英文参考文献顺序统一，中文在前或英文在前。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对文章正文中引用文献的顺序进行了统一，按照英文在前、中文在后的顺序进行排列，具体修改如下：

将 1.2.2 最后一段中引用“（梁芳美等, 2020; Dale & Moyer-Gusé, 2021）”  
改为“（Dale & Moyer-Gusé, 2021; 梁芳美等, 2020）”。

### 编辑部意见：

本文经过两轮修改，有了很大的进步。关于文章内容补充一点建议如下：作者文中第一段论述，厘清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效应，并探索各种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本文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消极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但目前并未阐明积极效应、消极效应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何。只有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的最大限度地发挥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和积极效应，促进群体认同、缓和群际关系”。因此，建议作者增加相关论述，并以框架图或者思路图的形式，帮助读者厘清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消极效应、影响因素及三者关系。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编辑部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消极效应和共同内群体效应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在文章“4 评价与展望”部分进行了补充论述，并以框架图的形式进行呈现。具体修改如下：

共同内群体认同为促进群际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路径，目前国内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Çakal et al., 2016; Lemay & Ryan, 2020; 管健，方航, 2020; 王俊秀等, 2021; 梁芳美, 2022; 周天爽等, 2018）。但在不同的影响因素条件下，共同内群体认同既会产生积极效应，也有可

能导致消极效应（见图 1）。例如，群体属性的不同导致不同影响。大规模群体的成员和高地位群体的成员更容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积极效应（Dreze & Nunes, 2009; Mullen et al., 1992），小规模群体的成员和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则相反（Fischer et al., 2007; Sachdev & Bourhis, 1991）。同时，个体心理属性有着重要影响。对群体的感知相似性既会拉近群体距离，发挥积极作用（Lin et al., 2017），又会导致群体独特性威胁（黄殷，寇彧, 2013）。

此外，不同的研究情境也会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在国家、民族或种族背景下，研究显示共同内群体发挥了促进心理融合、降低群际偏见、增加亲社会行为等积极效应（Kunst et al., 2015; Peltokorpi, 2020; Shi et al., 2017）；但在党派背景下的研究却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会降低信任感（Klar, 2018）。在单一再分类和双重再分类两种方式下，虽然都能够一定程度上改善群际关系，但引发了对子群体的身份威胁，反而导致对共同内群体的认同难以实现、群际冲突增加（Dovidio et al., 2009; Lemay & Ryan, 2020; Rutchick & Eccleston,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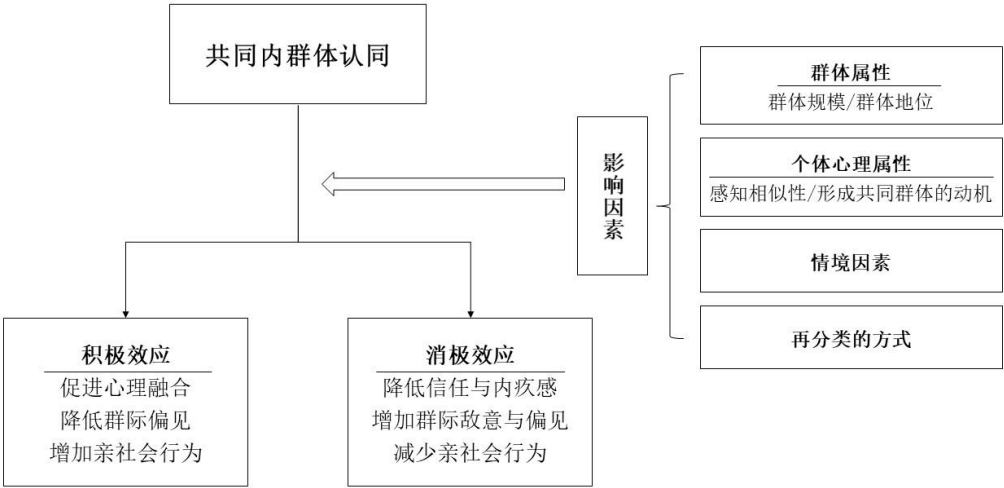


图 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这些影响因素揭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会产生不同心理效应的部分原因，这对未来继续探索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的边界条件有着重要作用。但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不同心理效应的原因及其机制仍然错综复杂，深入探究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对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并应用共同内群体认同来减少群际偏见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并进行探讨。

此外，我们对文献进行了更新，在正文“2.2.1 促进心理融合”和“2.1.2 降低群际偏见”的论述中增加了两篇新近研究，分别如下：

（1）还有研究发现，共同内群体的身份信息增加了白人消费者与少数族裔餐厅老板之间的亲密感（Leung et al., 2022）。

（2）在降低男性对女性的刻板偏见方面，共同内群体认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男性游戏玩家将女性感知为游戏玩家时，会降低对女性的偏见，增加与其共同游戏的意愿（Yao et al., 2022）。

#### 参考文献

- Leung, X. Y., Kim, J. & Heitman, S. (2022). Rethinking 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in minority restaurant messag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r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07, 103352.
- Yao, S. X., Ewoldsen, D. R., Ellithorpe, M. E., Van Der Heide, B., & Rhodes, N. (2022). Gamer Girl vs. Girl Gamer: Stereotypical Gamer Traits Increase Men's Play Inten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31, 107217.

最后，再次由衷感谢审稿专家和编委老师们的建议，作者认真对全文进行了从头到尾挑剔性阅读，将题目、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等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语言表达进一步进行了简洁与凝练，力争让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理解。



## 第二轮修改说明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和编委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作者针对这些建议进行了逐一认真地思考与修改，对全文进行了从头到尾的调整与完善（主要修改内容已用蓝色文字显示）。

具体修改内容说明如下：

### 审稿专家 1

在第一轮的修改中，作者对四个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修改与说明。目前仍存在两个问题，请作者进行补充：

1、本轮修改最大的问题在于：作者在第二部分着重总结了共同内群体认同所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其中有一些影响是相互矛盾的，例如：降低群际偏见和增加群际敌意，增加和减少亲社会行为；在第三部分重点概括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群体层面、个体层面、情境因素等）。基于第二、三部分，读者会希望在第四部分的未来研究展望中看到是和前面两部分内容密切相关的未来研究方向，例如：如何厘清存在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是否会、以及如何交互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以及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理论或者适用范围是否能进行深化和拓展等。目前这一版的“评价与展望”与前几部分的逻辑关联程度还不够紧密，尚未充分基于前几个部分的综述所展开。尤其是第二段提出可以换一种研究方法、从内隐的角度来考察共同内群体认同，在前文综述中仅稍微提及了一篇“内隐”层面的相关研究（p.16 第一段）并未展开论述，在此提出这一研究方向显得很突兀，缺乏充足的依据。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结合专家的宝贵建议，分别从三个与内容紧密关联的层面针对当前研究中可能待解决的问题进行逐一展望：（1）重复检验当前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存在的矛盾结果，并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2）当前研究较少采用整合视角探索不同因素是如何交互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未来可以结合不同影响因素的共同作用，探索效应的边界点；（3）结合不同现实生态环境的需求，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深化拓展，提出采用新的分类方式深入探索共同内群体认同

在流动人群中的适用性这一方向。

“评价与展望”部分修改如下：

首先，当前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带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未来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其产生相反效应的原因，重复检验研究结果，深入探究其背后的成因。在不同的社会环境、情景设置、被试身份选择背景下开展的研究，最终的结果可能截然相反，例如 Toprakkiran 和 Gordils（2021）的研究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被试中的美国公民和非美国公民共同建立一个“大学生”的上位群体概念，会增强群际接触和降低群际偏见。而也有研究发现在尝试建立上位群体时若存在对于群体身份的认识偏差，也会导致群际偏见加剧（Rutchick & Eccleston, 2010）。对上位群体的认知不同、被试对自身所在群体的维护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相反的结果。对于这些相互矛盾的结果，未来需要进一步重复检验，深入探究其背后成因。

其次，从共同内群体认同发挥不同效应的边界条件来看，未来可以从实证方面出发，验证群体、个体、情境等不同层面的因素是否会交互影响、如何交互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更精确地找出不同在预测不同效应上的作用。例如研究表明，群体成员感知到与他人有更高相似性时更容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但群体过于相似时又会引发独特性的威胁；原本身处大规模群体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对新的共同内群体产生认同。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操纵不同的重新分类方式来验证上述观点，也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情境（如低感知相似性+大规模群体成员等）来探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找出效应的边界点。

最后，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的研究多关注于群际互动、群体评价、偏见消除等领域，因此结合不同现实生态环境的需求，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理论及其适用范围进行深化拓展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以往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途径主要为单一再分类和双重再分类，然而随着目前各自治地区之间的交流增多、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流动以及新移民群体的增加，群体身份变换性成为再分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成员流动过程中，能够同时获得两种群体身份（例如 A 地原住民前往 B 地居住，会同时兼有 A、B 两地的群体身份），这种通过成员流动打破子群体分类边界方式也可以形成对抽象上位群体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温芳芳等, 2022），从而提升对最简外群体的评价。因此，采用新的分类方式深入探索共同内群体认同在流动人群中是否适用，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2、参考文献格式：（1）正文部分，三位或三位以上作者的中文引用，名字和“等”之间不需要空格（作者可查阅往期《心理科学》的发表论文）；（2）正文部分，三位或三位以上作者的英文引用，有些地方作者姓氏和 et al.之间加了逗号，请去掉逗号，例如 p.15 中 1.3.2 最后一段的倒数第三行（Hu, et al., 2017）。请作者仔细检查正文部分中英文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3）参考文献列表部分，请先列中文参考文献，再列英文参考文献。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全文进行了再次阅读，根据《心理科学》的要求规范了文章引用及参考文献的格式，具体修改如下：

（1）将 1.1.2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最后的引用由“王俊秀 等, 2021”改为“[王俊秀等, 2021](#)”；

（2）将 1.2.2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倒数第二行引用由“Hu, et al., 2017”改为“[Hu et al., 2017](#)”；

（3）将 2.2.1 促进心理融合最后一句引用由“梁芳美 等, 2020”改为“[梁芳美等, 2020](#)”；

（4）将 2.1.3 增加亲社会行为倒数第二行引用由“周天爽 等, 2018”改为“[周天爽等, 2018](#)”；

（5）调整参考文献列表顺序，将中文参考文献列在英文参考文献之前。

## **审稿专家 2**

本文作者对共同内群体认同内涵、心理效应和影响因素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出现不同效应的相关因素，也指明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未来研究方向。从论文选题来看，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研究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对未来的研究也有很好的启示价值。还存在以下问题需要作者进一步修改：

1、全文逻辑框架还需进一步斟酌。例如“1.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实质”主要包括“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要点”和“操纵与测量”三个部分，能说明实质吗？逻辑关系是什么？；其中“要点”部分提到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没有详细阐明模型的具体内容；“心理意义”主要是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前提，“再分类的两种形式”实际上是形成认同的两种途径。建议对相关标题仔细斟酌修改。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全文的逻辑进行了再次梳理，并仔细斟酌文章各部分标题，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实质”这一表述的确较为抽象，后续内容难以完全解释实质一词，因此我们结合综述内容，将第一部分标题改为“[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概念内涵和测量方法](#)”，主要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1.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概念内涵](#)，主要简介了“[1.1.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概念界定](#)”、和共同内群体认同关系较为密切的“[1.1.2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以及“[1.1.3 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前提与途径](#)”；

1.2 共同内群体的测量方法，主要介绍了在以往研究中研究者操纵与测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方式。

此外，我们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补充，修改如下：

### 1.1.2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Dale, 2021; Gaertner et al., 1993)作为一种多重社会分类的重要方式，通过转换个体对群体间边界的认知，以降低群际偏见(Gaertner et al., 1993; 管健, 荣杨, 2020)，是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过程及结果的系统概括。模型通过重新分类，聚焦群体间共享的上位群体，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提供了一个更上位的“我们”概念，通过引入第三方群体促使个体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系统地改变对群体间边界的感知，促使人们建立起积极的外群体态度，为打破内群-外群的边界提供了可行的方法(Rios et al., 2021; 王俊秀等, 2021)。

Gaertner 等人(1993)将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分为前因条件、表征中介和结果三个部分。

(1) 前因条件包含群际依存性(合作/互动)、群体差异性(知觉群体实体性/相似性/语言表征)、环境情境(平等规范/社会影响)和预接触经验(情绪启动/认知启动)四种因素。群体间的合作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对成员身份的认知表征从两个群体转变为一个群体；减少造成群体分化的平等地位接触和知觉线索呈现也有助于形成共同的内群体身份。(2) 表征中介包含重新范畴化、范畴化和非范畴化三种。在不同前因条件的影响下，人们会对群体形成不同认知表征，并由于表征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结果。重新范畴化是指原本独立的 A 和 B 两个群体成员认为他们共享了同一群体身份，即重新归类为一个群体；范畴化指两群体成员继续完全独立的身份；非范畴化则是成员认为自己仍代表独立的个人而非群体。(3) 不同的认知中介表征会带来不同认知、情感和行为等结果，例如对群体产生积极或一般化的看法、对群体产生积极情绪或提升对群体的帮助行为等。

2、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部分，作者提出“社会距离、人际关系、感觉温度也是衡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要指标”有何依据？相关的量表原来是用来测量什么的，他们可以测量共同内群体认同吗？相关研究者如何进一步改编使用的。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此建议进行了认真思考并更全面查阅了相关文献，对 1.3 小节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如下：

共同的群体内身份评估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共同群体内身份的感知程度(Gaertner et al., 1993)，其中包含四个项目：①“新的组织给你的感觉如何”；②“在工作中，尽管有不同的部门背景，但通常感觉我们都只是一个团队”；③“在工作中，通常感觉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团队”；④“在工作中，尽管有不同的组织背景，但感觉我们都是同一个团队中比赛”。研究者在使用时将共同内群体的表述替换为自身研究涉及的群体(周天爽等, 2018)，这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研究包括了多个群体分类，如移

民群体与原住民、不同种族群体等，多群体种族认同量表（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Phinney, 1992）、种族概念量表（Race Conception Scale）（Williams & Eberhardt, 2008）等量表用于对种族群体间的认同进行测量。例如，秦向荣（2005）编制了适应我国本土情况的民族认同问卷，多用于少数民族研究中。

此外，社会距离、关系亲密度、感觉温度也被研究者作为衡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要指标。（1）社会距离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用于测量不同群体间的认同，它将人们认为和他人能够达到的社会交往程度从最近社会距离到最远社会距离排列开来，依次为“你可以和他/她产生亲密关系或结婚”“你可以和他/她做朋友”“你可以和他/她做邻居”“你可以和他/她共事”“他/她可以成为我们国家的公民”“他/她只能来我们国家游览”“他/她应该被驱逐出境”7个等级（Bogardus, 1925）。在民族研究中，研究者将量表指标改编为适应中国文化背景的“你可以和他/她共同居住、恋爱、结婚”等，以测量两民族人们间的社会距离和成员对共同内群体的认同程度（杨晓莉，刘力, 2015）。（2）关系亲密度量表呈现了7个示意图，每个示意图都由两个圆圈组成，通过变化两个圆圈重叠的程度来表示关系的亲密程度（Aron et al., 1992）。在共同内群体认同研究中，研究者通过让被试选择自我与群体的重叠程度，来衡量其对共同内群体的认同（梁芳美等, 2020; Dale & Moyer-Gusé, 2021）。（3）感觉温度量表要求被试对某个群体进行情感温度打分（Hu et al., 2017），表示对群体的认同程度。通过测量群体成员的这些心理属性，能够反映出其对共同内群体的认同程度。

3、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部分，作者主要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出现不同心理效应的相关因素，第三部分的小标题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的影响因素”或“边界条件”似乎更为恰当。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非常赞同审稿专家的建议，对第三部分内容再次进行思考，认为第三部分介绍的相关因素主要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产生影响，而非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产生影响，因此根据专家建议，将第三部分标题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的影响因素”。

4、作者可能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角度提出论文标题的促进和抑制，然而“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与“促进和抑制”并不能划等号。因此，论文标题建议考虑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或“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效应及其边界条件”，仅供作者参考。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非常赞同审稿专家的建议，在提出促进何抑制时，我们的确从积极效应何消极效应的两个角度进行考虑，在

结合专家建议仔细思考后，发现“促进或抑制”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有一定区别。因此，根据专家建议，[将文章标题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最后，再次由衷感谢审稿专家和编委老师们的建议，作者认真对全文进行了从头到尾挑剔性阅读，将题目、中英文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等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对语言表达进一步进行了简洁与凝练，力争让读者更好地阅读与理解。

## 第一轮修改说明

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和编委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作者针对这些建议进行了逐一认真地思考与修改，对全文进行了从头到尾的调整与完善（主要修改内容已用红色文字显示）。

具体修改内容说明如下：

### 审稿专家 1

本文首先较为详细地对三个问题进行了综述：（1）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内涵；（2）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和消极效应；（3）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因素。接着，基于对以上三个内容的文献梳理，作者提出了关于共同内群体认同这一主题的未来研究方向。全文写作框架非常清晰，特别是前两个问题的文献综述还有未来研究方向的提出，都写得很清楚。存在几点问题，以供作者在后续修改时进行参考：

1、1.3 共同内群体的测量方法的第一段，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实验操纵除了作者所介绍的这一方式，应该还有其它的操纵方法，例如：周天爽，崔丽娟（2017），周天爽，胡琴，崔丽娟（2018），Brochu et al.（2020）等文章。第二段问卷法的总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请作者对测量方法这一部分进行补充，并梳理和归纳相应的中文文献。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此建议进行了认真思考也更全面查阅了该领域的相关文献，对 1.3 小节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包括：（1）调整了小节的结构，由原有的“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修改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操纵与测量**”，分别介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操纵方法与测量方式；（2）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操纵方法进行了整理与补充，系统归纳为文本启动和群际接触，群际接触分为想象性群际接触与现实群际接触；（3）对测量方式进行了补充，增加了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和感觉温度量表。

**修改内容如下：**

### 1.3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操纵与测量

共同内群体认同基于共同内群体的形成，研究者在操纵形成共同内群体的过程中，常采用文本启动、群际接触的方法；在检验共同内群体认同是否操纵成功，测量共同内群体认同程度时，多使用问卷法。

#### 1.3.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操纵

文本启动和群际接触是研究者操纵形成共同内群体的常用方法。文本启动通过呈现不同文本内容，激起被试对外群体的不同感知，进而促进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Brochu 等人（2020）采用体重歧视、身高歧视以及无歧视内容的文章，检验了“美国人”这一共同内群体认同对体重偏见的影响。

群际接触分为想象性群际接触与实际群际接触。想象性群际接触要求被试想象与另一群体合作完成比赛或任务，激发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形成（王亚如，王晓明，许云鹏，2021；Vezzali et al., 2015）。实际群际接触则出现在移民、多民族等背景下，通过现实中的实际性接触，利用国家、种族等上位群体，使不同群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此外，“寒冷冬季野外生存问题”（Johnson & Johnson, 1975）也是研究者诱导不同群体成员形成新的共同群体的方法，被试被要求想象他们乘坐的飞机 1 月中旬坠毁在森林里，被试需要将飞机坠毁前他们从飞机上带出的 10 件物品（枪、罐头等）以对生存的重要性为标准进行排序，讨论并解决这一问题。在解决问题的实际接触过程中，对任务所在的共同内群体形成认同感。

### 1.3.2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

共同的群体内身份评估量表用于测量被试对共同群体内身份的感知程度（Gaertner et al., 1993），其中包含四个项目：①“新的组织给你的感觉如何”；②“在工作中，尽管有不同的部门背景，但通常感觉我们都只是一个团队”；③“在工作中，通常感觉我们属于两个不同的团队”；④“在工作中，尽管有不同的组织背景，但感觉我们都是在同一个团队中比赛”。这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测量提供了有效途径。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研究包括了多个群体分类，如移民群体与原住民、不同种族群体等，多群体种族认同量表（The Multigroup Ethnic Identity Measure, MEIM）（Phinney, 1992）、种族概念量表（Race Conception Scale）（Williams & Eberhardt, 2008）等量表用于对种族群体间的认同进行测量。我国学者秦向荣（2005）编制了适应我国本土情况的民族认同问卷，多用于少数民族研究中。

此外，社会距离、人际关系、感觉温度也是衡量共同内群体认同的重要指标。社会距离量表（Social Distance Scale）从最近社会距离到最远社会距离排列开来，分为可以结婚、可以作为朋友、可以作为邻居、可以共事、只能作为公民共处、只能作为外国移民、应被驱逐出境 7 个等级（Bogardus, 1925），用于测量被试的群体认同。人际关系亲密度量表（杨晓莉，刘力，2015）呈现 7 个示意图，每个示意图都由两个圆圈组成，通过变化两个圆圈交叉的程度来表示关系亲密度。感觉温度量表（Hu, et al., 2017）要求被试对某个群体进行情感温度打分，表示对群体的认同程度。通过测量对群体成员的这些心理属性，能够反映出其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程度。

2、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效应从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两个方面进行归纳，这一写作视角很好，能否也请作者补充一些国内学者的文献？以方便读者了解国内的研究现状。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仔细结合这些建议对 2.1 和



2.2 小节进行了补充，包括：（1）在“2.1.2 降低群际偏见”一节增加国内学者金瑞桔（2018）的研究，并对行文逻辑再次整理，修改如下：

共享的上位群体身份对于降低群际偏见、缓和群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Rosenberg & Trevin˜o, 2003）。处于共同内群体状态的人更倾向于积极地评价（前）外群体成员，从而减少了群际偏见（Gaertner et al., 1989），感知者对共同内群体的认知表征程度在其中起中介作用（Gaertner et al., 1994）。有研究者发现，移民与原住民的共同群体身份能够减少原住民对于移民群体的偏见（Kunst et al., 2015），将群体间的互动想象为同一群体的成员，同样会表现出更高的与移民接触的意愿（Vezzali et al., 2015）。这种共同的国家认同和区域认同对移民群体的接纳指数增加的促进作用在父母和青少年身上都能有明显体现（Hooghe & Stiers, 2020）。新冠疫情发生后，不同国家的学生都表现出了对共同的大学生身份的认同，进而减少了群际偏见（Toprakiran & Gordils, 2021），这表明重大灾难性事件可能促进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发生。在民族研究中，“中国人”的共同内群体身份能够降低不同民族间的群际偏见（金瑞桔, 2018）。此外，研究表明，双重分类能够显著减少城镇居民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偏见，并且群体边界渗透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Shi et al., 2017）。

（2）在“2.1.3 增加亲社会行为”一节补充国内学者周天爽，胡琴，崔丽娟（2018）的研究，并对行文逻辑再次整理，修改如下：

在群际关系中，共同内群体认同是促进亲社会行为和群体间相互帮助的关键因素（Gaertner & Dovidio, 2000）。根据内群体偏爱相关研究，相比外群体，人们更倾向于对内群体进行亲社会行为和助人行为（Levine et al., 2005）。研究者发现，诱导将帮助对象看作是自己内群体成员，而不是属于其他群体的感知，可以增加对此目标对象的帮助意愿（Levine et al., 2005; Rosenberg & Trevin˜o, 2003）。Peltokorpi（2020）的研究表明，双重分类对外群体分类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起中介作用，通过构建外群体的共同身份，能够增加亲社会行为。启动城市儿童与流动儿童共同的中小學生身份，也能够增强群际帮助的意愿（周天爽，胡琴，崔丽娟, 2018）。此外，较高水平的共同内群体认同不仅能够增加亲社会行为，也会改变帮助的类型，增加自主定向帮助（autonomy-oriented helping）的意愿（周天爽, 2017）。

（3）在“2.2.2 增加群际敌意与偏见”一节中补充国内学者管健，荣杨（2020）的研究，如下：

两个子群体之间存在相互比较的维度导致了内群体的偏好与外群体的歧视，如果未能很好地处理，共同内群体反而会增加偏见（管健，荣杨，2020）。

3、不太明白“3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和“4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的区别，在我看来，这两个部分都是在介绍哪些因素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赞同审稿专家的建议，对文章进行了重新梳理，发现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确实存在界限模糊的问题，因此将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和“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重新整合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并且分别从“3.1 群体属性”“3.2 个体心理属性”“3.3 情境因素”“3.4 重新分类的方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使整体逻辑更加清晰；其中，群体属性包括“群体规模”和“群体地位”，个体心理属性包括“感知相似性”和“形成共同群体的动机”。

4、3.3 群体表征范畴的第一句话“群体表征是一种群体的社会身份认知...建立更加和谐的群际关系”请增加引用文献。4.3 群体特征的第一句话“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最根本的核心是建立包含两个分离群体的更高上位群体概念，具有更高的类别包容性水平，囊括各个群体的认知特征”也请增加引用文献。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文章进行了重新审读，认为群体表征范畴概念界定不够清晰，群体特征与群体属性概念有一定重合，因此在影响因素一节删除了“群体表征范畴”和“群体特征”，采取更具有说服力的“群体规模”和“群体地位”进行分析。

## 审稿专家 2

本文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效应、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对促进群体认同、缓和群际关系具有现实意义，也指明了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未来研究方向。但是在创新价值、内容和写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意见如下：

1、创新理论价值阐述不清。自检报告中强调本文的创新在于系统归纳积极和消极效应，但该部分的归纳并不全面，没有突出共同内群体认同问题研究的价值。其次，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和边界条件的讨论中也没有说明阐述相关研究的创新和价值。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按照建议：（1）对文章核心进行了更精确的定位：本文采用动态视角围绕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发挥积极和消极效应的边界条件进行讨论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主要聚焦于何时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而不是对共同内群体认同进行笼统归纳和概述，力求做小而精的研究输出；（2）对共同内群体认同问题的研究价值做了进一步阐明，修改如下：

在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背景下，不同群体间的身份认同对群际和谐

有着重要影响。共同内群体认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心理融合、减少群际偏见；但也有研究发现，当面对类似于种族和宗教的具有强烈社会身份意义的分类时，共同内群体身份所发挥的作用也许会十分有限（Brewer & Gaertner, 2001）。以往研究多关注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积极效应，但其消极效应却少有涉及。目前共同内群体认同影响因素和效应的现实效用正在不断扩大，因此，厘清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的积极与消极效应，并探索各种影响其发挥作用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和积极效应，对于促进群体认同、缓和群际关系，筑牢群体间的心理认同基础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存在文不对题的情况。本文标题为《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及其边界条件》，主要探讨两个部分，其一是介绍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其二是界定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发生的条件，并且引言部分也强调了本文着重探讨边界条件。但在正文中侧重介绍了模型和效应的介绍，对于机制和边界条件的讨论尚显不足。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认真对文章脉络进行重新梳理，把侧重点放在阐述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两种不同效应上，并从“群体属性”“个体心理属性”“情境因素”和“重新分类的方式”四个方面对影响其产生不同效应的因素进行分析。因此，将本文标题修改为“促进或抑制：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不同效应及影响因素”。

3、“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与“共同内群体认同”之间存在含糊不清。文中“1.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将两者混在一起，没有介绍清楚“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具体内容。文中基本都在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影响因素等，应该将两者的概念内涵区分清楚。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赞同审稿专家的建议，对“共同内群体认同”和“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的概念进行了再次界定，在行文中统一使用“共同内群体认同”的概念，并对文章第一节进行了修改，包括：（1）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进行补充说明，修改如下：

### 1.1 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内涵

社会分类是人们生活中身份认同的标签（温芳芳，佐斌，2019），也是人们产生心理认同的重要线索（Tajfel, 1972）。当个体获得某一群体的成员身份后，会将自己所属的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相比较，对自己所属的群体产生积极认同，给予群体内成员更多正面评价（Bilancini et al., 2020; Tajfel, Billig, Bundy, & Flament, 1971）。在社会分类研究的基础上，Gaertner 等人（1993）提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观点，认为通过重新进行社

会分类，为原本分离的群两个体构建新的上位群体，能够将对内群体成员的积极情感延伸至先前的外群体成员。也就是说，当个人同时是几个群体的成员时，他们在某一维度上为外群体，但是另一维度上可能是内群体，那么他们对共同内群体的积极情感即为共同内群体认同（丁川, 2019）。

（2）对“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进行介绍，作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要点补充，修改如下：

#### 1.2.1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

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 CIIM)(Dale, 2021; Gaertner et al., 1993)作为一种多重社会分类的重要方式，通过转换个体对群体间边界的认知，以降低群际偏见（管健, 荣杨, 2020），是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一种重要路径。模型通过重新分类，聚焦群体间共享的上位群体，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提供了一个更上位的“我们”概念，通过引入第三方群体促使个体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系统地改变对群体间边界的感知，促使人们建立起积极的外群体态度，为打破内群-外群的边界提供了可行的方法（Gaertner et al., 1993; Rios, Halper, & Scheitle, 2021）。

4、作者提到上位群体成员需要具备共同的心理意义，“心理意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建议作者进一步明确，方便读者理解。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按照建议对“心理意义”做了进一步说明：

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前提是每个子群体的成员必须对上位群体形成共同的认知，并且上位群体对每个子群体成员来说具备共同的心理意义（Brewer, 1996）。也就是说，子群体的成员必须有可能将自己设想为一个单一的、上级的群体，而不是两个独立的群体，同时也意识到作为群体的成员带给自己的情感和价值意义（Tajfel & Turner, 1979），即每个子群体的成员必须通过分享“共同的、上级的目标”，从而对成为该上级群体的一部分有一个共同的概念，进而形成共同内群体认同。来自不同子群体的成员可能只在形式上共享着上位群体身份，而并未真正在心理意义上共享此身份（Rutchick & Eccleston, 2010）。而当不同的子群体成员对上位群体身份不享有共同的心理意义时，共同内群体认同将无法实现（Klar, 2018）。

5、共同内群体认同既会产生积极效应，也会产生消极效应，但其产生的条件不同。作者只是简单的罗列以往关于不同效应的研究结果，并未深入分析其产生不同效应的条件，而这对共同内群体认同发挥积极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原文中“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和“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重新整合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

影响因素”，并且分别从“3.1 群体属性”“3.2 个体心理属性”“3.3 情境因素”和“3.4 重新分类的方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对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结果的整理和分析，提出了共同内群体认同不同效应的边界条件，即影响因素中提出的“群体规模”“群体地位”“感知相似性”“形成共同群体的动机”“情境因素”和“重新分类的方式”。

6、作者将“动机”作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群体成员的心理属性”作为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值得商榷。例如，心理属性是微观的心理状态或变化，更反映其心理机制。

**修改说明：**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我们结合审稿人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重新梳理，发现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确实存在一定的界限模糊，因此对“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心理机制”以及“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部分进行整合修改，对影响因素进行调整，将“群体属性”“个体心理属性”“情境因素”和“重新分类的方式”作为影响因素，其中群体属性包括“群体规模”和“群体地位”，个体心理属性包括“感知相似性”和“形成共同群体的动机”，以使文章整体逻辑更加清晰，减少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之间的歧义。具体修改内容请见正文。

7、“评价与展望”部分缺少作者自身的见解，没有对共同内群体模型进行评价，只提供了未来研究方向，并且缺乏一定的依据。例如，作者建议深入探索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影响群体印象形成背后的作用机制，但前文尚未提及群体印象，其有何研究价值，需要作者进一步思考。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根据建议，对文章结构进行了调整，目前侧重于阐述共同内群体认同的两种不同效应，并从“群体属性”“个体心理属性”“情境因素”和“重新分类的方式”四个方面对影响其产生不同效应的因素进行分析。基于调整后的内容，对评价和展望部分进行了修改，包括：提出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发挥不同效应的边界入手，进行更多实证研究以找出其作用的临界点；提出在未来研究中更多使用内隐研究范式的建议，并结合当前中国国情在现实生态环境中进一步探索其实践价值。**修改如下：**

共同内群体认同为促进群际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的路径，目前国内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Çakal et al., 2016; Lemay & Ryan, 2020; 管健, 方航, 2020; 王俊秀 等, 2021; 赵玉芳, 梁芳



美,2019),但在不同的条件下既会产生积极效应,也有可能导致消极效应。那么,如何更好地理解并应用共同内群体认同来减少群际偏见,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探讨。

首先,从共同内群体认同发挥不同效应的边界条件来看,未来可以从实证方面出发,更精确地找出群体规模、感知相似性、动机和重新分类方式在预测不同效应上的作用。例如研究表明,群体成员感知到与他人有更高相似性时更容易产生共同内群体认同,但群体过于相似时又会引发独特性的威胁;原本身处大规模群体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对新的共同内群体产生认同。后续研究可以通过操纵不同的重新分类方式来验证上述观点,也可以设计不同的实验情境来探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找出效应的边界点。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看,后续可以采用更多内隐研究范式进行实验,对共同内群体认同产生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探讨。目前共同内群体认同的研究大多数基于问卷调查,在构建更大的共同内群体后,研究者较多采用问卷对共同内群体认同进行测量,但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主观偏差。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引入 IAT 等内隐研究范式进行测量,以得到更加客观的结果。

最后,在不同的现实生态环境中检验共同内群体认同对降低群际偏见的有效性,进一步提升研究的实践价值,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Shannon (2021) 在关于亚裔行为饰演的研究中强调了形成共同的同族身份对创造更积极的同族态度和行为的重要性。随着目前各民族自治地区之间的交流增多、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持续繁荣发展、世界范围内劳动力的流动以及新移民群体的增加等趋势,将共同内群体认同与我国民族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围绕共同内群体认同如何促进各地区心理、文化融合和整体社会发展进行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路径(李静,强健,2021),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8、文中在前言部分还需要进一步凝练问题,文中也还有些语句不通顺,存在细节错误,需要后期进行挑剔性的检查和阅读。

**修改说明:**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文章进行了仔细挑剔性阅读,重新检查全文的语句,并做出相应调整。